

李苏宁◎译

岛田庄司

Shimada Soji

艰难的职棒之路
令人热血沸腾的最后一投

棒球男儿的决战舞台
御手洗只能甘当配角

最后的 一球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最后的一球

(日) 岛田庄司 著

李苏宁 译

SAIGO NO IKKYUU

© Shimada Soji 2001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DANSHA LTD.

Publication rights for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edition arranged with KODANSHA LTD.
through KODANSHA BEIJING CULTURE LTD. Beijing,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最后的一球 / (日) 岛田庄司著; 李苏宁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4.7

ISBN 978-7-5133-1533-3

I. ①最… II. ①岛… ②李…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06894 号



最后的一球

(日) 岛田庄司 著; 李苏宁 译

策划统筹: 褚 盟

责任编辑: 邹 瑛

特约编辑: 王跃高

责任印制: 韦 巍

封面设计: Rousselle 私制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11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开 本: 910mm × 1230mm 1/32

印 张: 6.75

字 数: 97千字

版 次: 2014年7月第一版 2014年7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3-1533-3

定 价: 26.00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島田庄司



岛田庄司，推理小说之神，新本格派导师，当代最伟大的推理小说作家之一。

岛田庄司一九四八年十月十二日出生于日本广岛，毕业于武藏野美术大学，在音乐和美术领域造诣非凡。一九八〇年以一部《占星术杀人魔法》参加江戸川乱步大奖角逐，次年由讲谈社出版此书。这部作品为日本乃至全世界推理文学的发展打开了一条全新的道路。

其后岛田庄司陆续发表《斜屋犯罪》、《异邦骑士》、《奇想，天动》、《北方夕鹤 2/3 杀人事件》等作品，均为场景宏大、诡计离奇的不朽之作。其笔下塑造的御手洗洁和吉敷竹史两大神探个性鲜明，已成为无人不知的经典形象。

日本很多作家以岛田庄司为偶像，创作了大量“岛田风格”的推理作品，由此开创了新本格派推理，成为当今世界推理舞台最重要的一支力量。

岛田庄司现定居在美国，已创作各类小说、论文集等八十余种，其对本格推理的孜孜以求没有任何改变。他坚定地表示：“只要我身为推理作家，一定坚持本格派。若我不再写本格作品，我就不再是个推理作家了。”

岛田庄司作品集年表

- 1981 《占星术杀人魔法》
- 1982 《斜屋犯罪》
- 1983 《死亡之水》
- 1984 《寝台特急 1/60 秒障碍》
《出云传说 7/8 杀人事件》
- 1985 《北方夕鹤 2/3 杀人事件》
《消失的“水晶特快”》
《死亡概率 2/2》
《搜索杀人来电》
《夏天，十九岁的肖像》
- 1986 《火刑都市》
《Y 的构图》
- 1987 《展望塔上的杀人事件》
《御手洗洁的问候》
《灰色迷宫》
- 1988 《异邦骑士》
《深夜鸣响的一千只铃》
- 1989 《灵魂离体杀人事件》
《奇想，天动》
- 1990 《羽衣传说的记忆》
《御手洗洁的舞蹈》
《黑暗坡食人树》
- 1991 《字谜杀人事件》
《水晶金字塔》
《飞鸟的玻璃鞋》
- 1992 《眩晕》
《来自天国的枪弹》
- 1993 《异位》
- 1998 《御手洗洁的旋律》
- 1999 《泪流不止》
《P 的密室》
- 2002 《魔神的游戏》
《光之鹤》
- 2003 《螺丝人》
《透明人的小屋》

岛田庄司作品集年表

- | | |
|------|--------------|
| 2006 | 《犬坊里美的冒险》 |
| | 《最后的一球》 |
| | 《UFO 大道》 |
| | 《帝都卫星轨道》 |
| 2007 | 《利比达寓言》 |
| 2010 | 《写乐 密闭之国的幻影》 |
| 2011 | 《进进堂。世界一周》 |
| | 《蛙镜男怪谈》 |
| 2012 | 《恶魔岛幻想》 |
| 2013 | 《星笼之海》 |

1

对我来说，发生“俄罗斯幽灵军舰事件”的一九九三年的夏天尤为难忘。这一年，因为夏天闷热异常，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大汗淋漓的情景；还因为有美国的来访者，英语方面的压力亦使我汗如雨下。

自此之后大约两个月，那时吹过马车道的风也变得凉爽起来、但俄罗斯军舰事件带来的兴奋还没有消退十月的事情。

御手洗一个人来来回回不停地在起居室的地板上踱着步子，我并没有特别放在心上，因为这是他一直以来思考问题时的癖好。但目前又没有事件的委托，那他到底在思考什么呢？

“御手洗！”我把坐在沙发上看着的杂志放到一边喊他，“喂，御手洗！”

“嗯？什么事？”他好像才听到似的回应我。

“我静不下来呀，你坐下来好不好？弄得像家里有头熊一样。你在想些什么呢？”

“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御手洗说。

“呃……说了什么？”

“记忆由心脏掌管。动脑时亦需动脚。”

“欸……”我说：“原来记忆位于心脏啊，那么你现在也在动脑咯。”

“他给弟子们授课也是常常在野外边走边讲。”

我点点头说：“那我们也出门走走吧？”

炎热的季节过去了，附近已然完全凉快起来。

“要不我们散散步，去山下公园吧？去那儿看海。”

“看湖怎么样？”御手洗跟着说道。

“湖？”

“没错，那是北边的湖面，美得仿佛人的心灵都会受到洗涤。湖面一片蔚蓝，倒映出群山积雪。看着这美景，人们不禁会思考冬天的真谛。这咄咄逼人的寒气叫人直面自己沉寂的灵魂。”

“这附近哪里有湖？諏访湖还是别的什么地方？啊，是北边啊，那么是支笏湖吗？听起来不错呀，到北边的湖去，洗个露天浴再喝上杯热酒……”

“去芬兰怎么样？赫尔辛基向北一点儿有个湖叫派延奈湖。湖一直延伸到山间，美得令人难以置信。热酒大概是不会有了，但马上就是飘雪的季节了，再没比这更梦幻的湖水了吧。”

我吃了一惊，接着轻笑道：“别开玩笑嘛。”

御手洗摊摊双手，一脸错愕：“为什么不？开车只要几个小时呀。”

“从哪儿开？！”

“那里还有山间小屋。就是那种涂着茶色油漆的木板房子。”

所有的窗户上都挂着蕾丝窗帘。可真是个风景如画的地方呢。”

“你是说赫尔辛基？芬兰？我又没去过！”

“所以我们不正是要去吗，石冈？”

“那里说横滨话吗？还是要说大阪话呢？”

御手洗又开始边走动边说道：“说英语就够了。”

“这我可不会啊！”我焦躁地说。一大声说话，胸口忽然变得好难受。

“啊，疼……”说着我就从沙发滑落下来，蹲坐在地板上。渐渐地，即便如此也忍受不住疼痛，便单手撑在地上。

“咦，石冈，你这是罢工吗？”

“才不是，真的很难受呢。”我说。

“是吗？哪里难受？”

“烧心，还有胃胀。”

“到底是哪一种？”

“说什么哪一种，两种都有不可以吗？”

“石冈，烧心和胃胀可是由完全不同的因素引起的症状啊。”

“但是肠胃药的盒子上就是这么写的呀。”

“就算肠胃药的盒子上这么写了，也不能就这么直接吃下去吧。自己得正确了解自己的症状才行。心里感觉恶心的是烧心，感觉消化不良、胃很沉重的叫胃胀。”

“唔。”

“你是哪一种？”

“不知道……”

“不知道……那可是你自己的胃吧？”

“怎么会突然疼起来了呢？”

“这个嘛，是因为我对你说了‘要说英语’。”

“这样啊。不对，虽然是这样没错……不是问这个啦！我是问医学上的原因是什么。”

“烧心是指胃酸上升到食道，并由于它强烈的酸性使食道壁受到腐蚀的状态。”

“胃胀呢？”

“是指胃酸分泌得太少了，吃下去的东西长时间停留在胃里的状态。”

“唔，那我一定是前者了。”

“哦，是吗。”

“胃酸的酸性有那么强呀？”

“强过梅干一百倍。”

“噢，那我该怎么办？”

“你的情况的话，我想想……这个症状的话是有特效药的。”

“真的吗？快给我嘛。”

“那就是你必须精通英语。不然永远都会一听到英语啦外国啦烧心就反复发作哟。”

“疼疼疼……”

“看，就像这样。”

我按住胸口，横躺在地上，只听见御手洗的脚步声逐渐远去，似乎是开了冰箱门。然后脚步声又逐渐靠近。

“给你牛奶，喝了吧。”

“牛奶？”

杯子里盛了牛奶。

“牛奶会迅速降低胃中的酸性度。如果你的确是因为胃酸过多的话。”

听他这么说，我在地上接过杯子喝下牛奶，果真一下子轻松许多。

“啊，舒服多了。”

御手洗缓缓在我对面坐下，说：“石冈啊，你也够可以的，给我演这么一出戏。”

“这不是演戏，是真的！”我说。

“但是如果是胃胀的话，最好别喝牛奶。减弱胃内部酸性度的条件有很多种。譬如抽烟、运动、热水澡、睡觉等。如果消化力有减弱的趋势的话，最好刚吃完饭不要立刻做这些事。胃的消化酶能消化的东西就只有蛋白质。所以如果消化力下降得很厉害的话，新鲜蔬菜最好别吃了。鸡胸肉很容易被消化，但是切忌油炸食物，这个不容易消化。吃奶酪是个不错的选择。”

“唔……但是，如果消化酶只消化蛋白质的话，为什么胃没有被消化掉呢？那也是蛋白质吧？”

“问得好啊石冈。这是因为胃有粘膜。但是正因如此，胃壁细胞的寿命才非常短。三四天就会更新一次。顺便说下，骨头两年、睫毛五个月、皮肤细胞二十天就会更新。”

“欸，那么说的话……”话音未落，便传来敲门声。

“石冈，快从地上爬起来。别弄得像我刚欺负了你似的。开门去看看是谁。”

“不外乎就是推销报纸一类的嘛。”

我站起来，走到门那边。一开门，只见门口站着一位发型华丽的男青年，帅气得仿佛是从女性杂志的“想要和他约会的男子”特辑页上剪下来的一样。略带茶色的头发，处处夹杂着挑染。当时大体而言只有女性才会做这样的头发。

“请问，您是石冈先生吗？”他客气地问道。

“是我。”我回答。

“请问御手洗先生他……”

“他就坐在那边的沙发上。”我指指身后，青年将目光轻轻投向那里，问：“我可以和他说几句话吗？”

“当然可以，快请进！”应声的是远处的御手洗本人。

青年略显拘谨地进入房间内，坐在御手洗面前的沙发上。

“我让石冈去泡茶吧……”御手洗话音刚落，青年便伸手阻拦说：“啊，请别费心。实际上我刚刚还在咖啡厅里喝咖啡。就为了下个决心，我一直闷坐在那里发愁，不知怎么办才好。”

“这样啊，那么石冈，你坐这儿吧。正好你才说胃不舒服吧？对了，你有什么话要跟我说？”

青年微微低头陷入思考。接着缓缓抬起架着无框眼镜的脸庞。片刻又低下了头。

“很难启齿吗？”御手洗问。

“不，也不是……不对，某种意义上来说的确难以启齿。这

事太微不足道了，我不知该不该说出来。”

“你的工作是鼓捣头发吗？”

“欸？是的，我是名美容师。在秋山村开美容院。”

“秋山村……”

“对，在山梨县。”

“离那儿最近的车站在哪儿？”

“在中央干线上的上野原。从那儿再搭巴士坐二十分钟，到南都留郡……”

“喏。”

“那地方在非常偏僻的山里。店里的客人净是些农家大婶。年轻姑娘只有正月和成人礼的时候才会来。”

“唔。”

“那里几乎没住什么年轻人。美容院就孤零零地立在田间，一到插秧的时候，我就在青蛙的大合唱中工作。”

“听起来是个好地方呀。”

“但是工作一点意思也没有，真犯愁啊……这地方一点也不像需要美容院的样子嘛，为什么要开美容院呢？啊不，我又不是特地过来商量这事的。”

“是谁开设的？”

“是母亲开的，在我小时候。母亲现在身体不大好，差不多只有客人指名她的时候才会来店里。”

“唔，那么店里发生了什么事吗？你母亲怎么了？”

“对，我母亲她自杀……”

“自杀？去世了？”御手洗问。

“没有，是自杀未遂。她打算上吊。但是绳子断了，所以说下巴疼。”

“这可不得了。不管怎样，所幸没事。”

“是啊，不知道今后母亲能不能好起来……”

“这就是你主要想和我商量的事吗？”

“不对，不是这件事，我母亲写了一封遗书……”

“唔，遗书。”

“我昨天找到的，在衣柜里。但是母亲好像已经忘记有写过遗书这回事了。”

“是吗。”

“而且写错的地方也很多，先是写了‘昨天去了胜沼’，又把它删掉，在旁别写了‘盐山’。”

“唔，会不会是记错了？”

“是啊。”

“删掉的字还能辨认吗？”

“嗯，勉强能辨认。”

“还有其他修改的地方吗？”

“有，‘我打算吃咖喱饭’这句被删掉了，改成了‘牛肉盖饭’。”

“这真的是遗书，不是日记什么的吗？”御手洗说，我和他想的一样。

“对啊，我也是这么想的，可是它开头写了《遗书》。不过整体的感觉像是写给我们夫妇俩的信，我想母亲也是这么打算的吧。

毕竟她并不清楚遗书正式的写法。”

“写日期了吗？”

“写了。是去年的日期。”

“这上面有修改吗？”

“日期吗？没有修改。”

“是手写的吗？”

“是手写的。用的是自来水笔。”

“唔，那有什么问题吗？”

“关于写遗产继承的地方，一开始写了妻子的名字，然后又删掉写上了我的名字。”

“这可是个大问题。你的父亲呢？”

“很久以前就和母亲离婚了。我是母亲一手抚养长大的。”

“你父亲现在的职业是——”

“以前听说是搞风险投资的。做和电脑有关的生意。”

“是开公司吗？”

“对，过去好像听母亲这么说过。”

“因为这事离的婚？”

“这我就知道了，母亲以前说过他也给美容院出资了。”

“唔。还有呢？”

“开头的‘遗书’这处也用两条线删掉了。”

“遗书这两个字也被删了？哈哈。结果你母亲还忘记这个遗书的存在了？”

“是啊。这样的遗书有效吗？”

“这份遗书有几页？”

“两页。”

“有提到修改吗？”

“修改？没有。”

“这可不行啊。根据日本的民法，本人必须对修改处逐一签名盖章，并且在另一文本中列出修改部分，然后在这个文本上也署名盖章。这是因为考虑到不这样做就没办法排除他人篡改的可能性。”

“真是周密啊。”

“没办法，这就是日本民法啊。”

“那么，这份遗书没有这些内容就是无效的吧？”

“不过也不能一概而论。如果连日期都修改了，导致底下的数字无法辨认，那么这就成了没有日期的遗书，是无效的。但是这份遗书不存在这种情况。所以并不是完全无效的。”

“并不是完全无效的，那么就是一部分有效？”

“正是。”

“一部分……那……”

“这种情况的话，修改前的被删除的内容是有效的。”

“那就是说吃了咖喱饭……”

“这种事倒无所谓。你这个情况最重要的问题是遗产会传给你夫人。”

“啊，这样啊。”

“因为底下写了你夫人的名字，然后又被删掉了。”